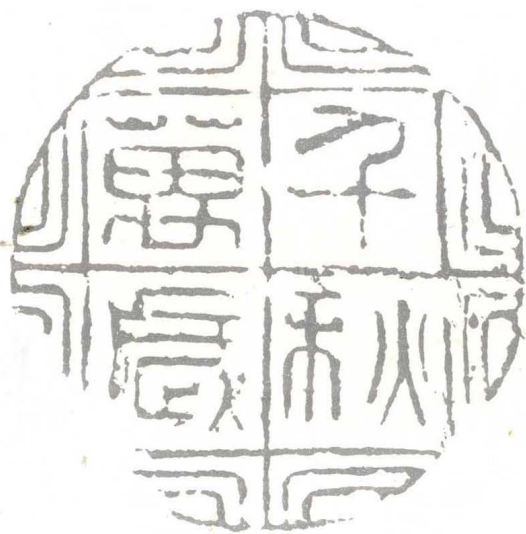


近代中國叢書

先烈賢傳記叢刊

# 是天生之先覺者

—陳少白傳—



近代中國出版社印行

是天民之先覺者

——  
陳少白傳

黃  
雍  
廉  
著

近代中國叢書·先烈先賢傳記叢刊

# 是天民之先覺者

——陳少白傳

定價：新臺幣九十元整  
美金三·〇元

著作者：黃 雍 廉

編輯者：近代中國雜誌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臺北市郵政信箱第三六四五號

郵政劃撥儲金帳戶第一〇九六七七號

出版者：近代中國出版社

臺北市中山南路十一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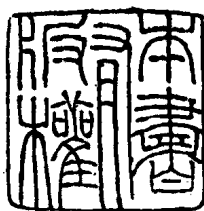
總經銷：中央文物供應社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一〇六號

印刷者：裕台公司中華印刷廠

臺北縣新店市文化路二號

中華民國七十二年十月二十五日初版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一七四一號  
※本書如有破損或裝訂錯誤，請寄回更換。



## 先烈先賢傳記叢刊序言

先總統 蔣公有言：「我國歷代志士仁人，每當貞元剝復、存亡絕續之交，毅然以天下國家為己任，發揚民族精神，恢宏固有道德，從而宏道作人，轉移社會風氣者，史不絕書。」誠然，賢者之所以能撥亂世反之正，就是因為他們願意竭其良知、毅力來改造社會，轉移風氣，而絕不為社會風氣所轉移，且良知、毅力愈加激揚奮發，則其所影響、所成就者亦必愈益磅礴偉大。

民國前十八年，國父孫中山先生在檀香山創立興中會，首先發表宣言，即以「振興中華、挽救危局」為宗旨，在八十餘年的革命進程中，我們已經先後完成了推翻滿清、建立民國、打倒軍閥、統一全國，並獲得對日抗戰勝利、光復臺灣澎湖失土、廢除不平等條約、實

行民主憲政，一次接着一次的革命任務。以上這些光輝歷史，原就是由於先烈們以其赤心、鮮血、熱淚鎔鑄而成的豐碑。但在先烈們的同時，也還有不少魁偉賢智之士，他們居則砥礪風節，出則動關大計，「見利不虧其義，見死不更其守」，亦就塑造了立懦廉頑的典型，從而提供了對時代的偉大貢獻。我們面對這些先烈先賢，都應該有着孟子所說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我由未免為鄉人」的惕厲！大家不妨先找出幾位和自己性向相近的楷模人物，來鎔裁自己，砥礪自己，也鞭策自己。

「近代中國社」基於此一認識和要求，特邀請當代名家以真摯而生動的歷史小說筆法，分就有關先烈先賢的身世、生活和思想、學術、操持、云為，以及其對國家民族的貢獻，加以明確而平正的敘述，集為一部「先烈先賢傳記叢刊」，我們十分希望她是兼具學術、文藝

與教育意義的讀物。

「哲人日已遠，典型在夙昔，風簷展書讀，古道照顏色。」我們謹以和此一樣的心情，虔誠的希望忠肝、熱血的革命青年，從這一部叢刊裏，獲得您所希望獲得的啓示和鼓舞。

秦孝儀 謹序

是天民之先覺者——陳少白傳

# 是天民之先覺者

——陳少白傳

## 目 錄

本刊序言

插圖

- 一、推動時代巨輪的先知 ..... 一
- 二、風雷奮厲起南天 ..... 二六
- 三、東京與臺灣的艱難播種工作 ..... 七〇
- 四、錯抬舉了康有為 ..... 一一〇
- 五、以龍頭之龍頭策劃革命再舉 ..... 一三三



六、	搭起一座貫通國內外的革命橋樑·····	一四五
七、	在沉鬱的時光中蓄發銳力·····	一五八
八、	筆陣堂堂迎接新中國的誕生·····	一六六
九、	急流勇退徜徉山水·····	一七九
十、	抖落征塵造福桑梓·····	一八九
十一、	英雄典範一代完人·····	一九二
附錄：	陳少白先生記事年表（一八六九——一九三四）·····	二〇一

# 是天民之先覺者

——陳少白傳

## 一、推動時代巨輪的先知

陳少白先生出生於西元一八六九年，這個十九世紀中葉年代的前後幾年中，就整個東亞或滿清政府來說，表面上仍維持一個平穩的局勢。日本雖蠢蠢欲動，但僅限於朝鮮半島，而滿清王朝也由於曾國藩和左宗棠的輔政、平亂，襯托出一副崩潰前回光反照的景觀。而實質上却是大動亂、大革命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前夕。

日本的東侵，列強的西略，滿清帝國一連串的喪師辱國、割地賠款的事件，跟着接踵而至，中國被列強瓜分豆剖的命運，不絕如縷。

其後歷經七十六年（一八六九——一九四五）的血洒山河，以迄對日抗戰勝利，中國人才算在驚心動魄的奮鬥中喘了一口氣。而領導中國人自強自救自新的幾位推動新時代巨輪的

先知，如 國父孫中山先生、革命運動的元勳陳少白先生、鄭士良先生、陸皓東先生，正在這幾年中相繼降世。按 國父的生辰爲西元一八六六年十月初六日（此處係指農曆），陳少白爲西元一八六九年七月二十日，鄭士良、陸皓東、尤列、楊鶴齡等人，亦長幼差距無幾。民族的厄運與危機雖然步步接近，但挽狂瀾、扶危局的民族英雄也在這時應運而生，而且很快地就掌握了這一局勢。

古人有「英雄造時勢」、「時勢造英雄」之說，其實，從中國五千年歷史的軌跡中觀之，英雄造時勢或時勢造英雄均有其字意與含義上的缺陷，如果我們改用「先知造時勢，時勢輔先知」這兩句話，在邏輯的推理上可能要周延得多。而 國父孫中山先生、陳少白先生、鄭士良先生、鄒容先生、陸皓東先生等，正是推動時代巨輪的先知，締造民國的最先籌畫者與執行者。

自然，上蒼賦予人的秉賦，大抵相去不遠，一個人能被後人或史家譽爲「先知」，亦必有其地理與歷史的淵源在，陳少白就是一例。

陳少白畢生獻身革命，在王權威儀貫穿四千餘年歷史、維謹不移植根人心的時刻，不惜拋頭顱、毀身家而振臂高呼「民主第一」者，固由於 國父孫中山先生的大智、大仁、大勇

精神所啓迪，實則，陳少白在他與 國父結識以前，心中早就有他自己種植的革命種子。

陳少白生於清同治八年（西元一八六九年），比 國父小三歲，其時距太平天國之亡（一八六四年）不過五年，太平天國的強臣悍將固多為兩廣人士，而遺老義民更多流亡南方或散居港澳及海外。

洪秀全、楊秀清奉耶教天父天兄之名起兵，固背棄了中國倫理文化，招致士大夫的起而「衛道」，終至功敗垂成，但其為漢人起兵公然反滿之事實，則昭昭在人耳目，更點燃了明朝亡國後的薪燈。明代亡國君臣那股「亡於異族」的悻悻，因着歷史的血脈而流傳，因着青紅幫會的組織而承襲，因為在那個以「中國」為中心，以「大漢」為本位的偏狹的世界舞臺上，宋人和明人都是亡國之民、亡國之君，他們失土失國的奇恥大辱是無法向中國列祖列宗交代的。因中國的歷史，最暗淡的年代，也不過是南北分裂對峙，而且無論北朝的人文如何蒼莽，南朝如何萎靡頹喪，但歷史的正統仍然歸屬於南朝。

就由於這一潛在的心理趨勢，「重振大漢聲威」乃成為南方每一位有血性的炎黃子孫的天職。鄒容的「革命軍」一書，最資表白中國仁人志士當時的「心跡」。太平天國固無狀，而滿清帝國在擁有十分之九·五以漢族為主的其他民族的心目中，更是竊奪正統的賊寇。

因而太平天國雖亡，而反清復明的民族仇恨種子，却是春草連天般地在各地潛滋蔓長着。陳少白出生在廣東新會縣的外海鄉，其地面當三江之會，又與香港、澳門毗連，逃亡在港澳的太平天國遺老亡臣，抱着新亡之痛，自然難免「新亭對泣」，在有意無意中傳播着「民族思想」的精誠大義。

陳少白在其撰述的「興中會革命史要」一文中，就自承他的革命觀念是肇因於洪門會衆的講述太平天國掌故。不僅陳少白如此，國父孫中山先生亦會明白的表示洪門會黨反清復明的言論宗旨，就是促使他採取革命行動的最初的意識衝動。而香山縣與新會縣相距僅一水之隔。足證地理環境與歷史背景，與一位偉大人物的發軔有關。我們從近代中國民主革命行動不肇端於華北、華西、華東乃至華中，便證明了這一看法的正確性。

寫到這裏，筆者有兩件事須要先加以說明，那便是寫這本傳記是民國七十二二年二月，距陳少白的出生已一百一十四年，現在是五族共和，而且於今我們心目中的「外族」則已是指碧眼黃髮的外國人。不過這本傳記的主體却是寫一百多年前的事，在當時確有滿、漢、回等族之間的歧視在、仇恨在。因此本傳記中很難避免談到這些，故而也懇請讀這本傳記的朋友，不要懷有時至今日，還來談漢、滿兩族的宿仇宿怨，未免不合時宜的想法。須知，這是歷

史，而歷史是一個偉大民族融和與形成的抽象母親。

實則，就事論事，滿清一朝垂二百六十餘年，不但民族血液的混溶、民族疆土的開拓、民族文化的整理，在在都表現了相當宏偉的氣魄；而且中國人口由滿清入關時的六千餘萬，一躍而為四萬萬五千萬，這二百餘年可說是中國民族壯大的膨脹期。

法蘭西民族不敢對德意志民族長期抗戰，就是德國有八千萬人，而法國只有四千萬。法國人一算，如果一個拚一個，最後法國人死光了，德國人還有四千萬。因此便只好讓德國的坦克堂堂進入拿破崙會從那兒出征的凱旋門。這雖然是史家的一句想像之詞，但却是事實。

中華民族之敢於迎接日本軍閥的挑釁，敢於以時間換取空間，敢於以百擊十，就是憑着我們民族生命力的強韌。因而我們無懼於敵人，更能戰勝敵人。這些都不能不歸功於清朝在二百餘年歷史中，為中華民族儲存了自衛與反擊的潛能。假使當時中國仍維持一個南宋或北宋的局面，則斷難作八年乃至十年二十年的持久抗戰。這是筆者在這裏要交代的第一點。

另一點要說明的，就是洪門幫會流傳下來的「民族大義」，可說是當時推動革命的原動力。今日由於政黨政治的發達，幫會早已不合時宜。然吾人撰寫傳記絕不可抹煞事實，在當時皇權凌駕一切的淫威之下，敢言革命，敢於效死疆場者，多為洪門會黨人士。國父在第一

一次廣州起義失敗流亡海外，橫越美洲大陸的歷次演講中，曾對這一事實作了剴切的說明。洪門所持的宗旨，無非是忠孝節義，而忠孝節義正是民族精神的精髓。爲了配合這股打着民族大義旗幟的潛在力量，陳少白在香港也不得不親身加入幫會，而且被封爲龍頭之龍頭。

說起來這未免多少帶幾分諷刺意味，但這也是孔子所說「禮失求諸野」的上好註腳。當然更要歸功明末遺臣孤老的一番嘔心瀝血的苦心。他們不把民族大義著書立說藏之名山，而用最淺顯通俗的俚語傳給下層社會的農人以及販夫走卒。因而瞞過了清廷，更使得在清廷懷柔政策下安於現勢的士大夫與官吏未及注意。吾人讀史，十分清楚地看出，國父和陳少白等發動革命，在最初發難時期，如果沒有幫會的全力參與，可說中國革命成功的時間表還不知要往後延遲多少年。

無疑地，一項偉大的全民革命運動，必須有遠大的理想和目標，更要有遠大的長治久安的方略，洪門幫會最高的宗旨——反清復明的精神，亦僅限於民族主義中的一部分。國父乃逐次設計，先後完成了民族、民權、民生畢其功於一役的三民主義。其後三民主義乃成爲黨人及全國青年奮鬥的總目標，洪門會黨的忠孝節義精神也如江流之入海，溶滙於無形。時至今日，海內外雖然仍有幫會之存在，但由於政黨政治的活躍以及各種集會結社的自由，帶

着幾分神秘性的幫會活動，則反而隱而不彰了，這也是時代嬗遞的必然結果。

以上的幾點意見交代清楚之後，現在就開始來撰寫陳少白童年以及青少年時期的歷史。陳少白是國父早期革命中最最貼身的的朋友，而且他自第二次惠州之役後，就未再親冒矢石而轉入「文字」和「宣傳」戰的戰場。因此他保有最原始最珍貴的第一手革命史料，可惜在桂系軍閥龍濟光入粵時，他將全部資料帶往香港，途中遭竊，後來又輾轉播遷，以至所剩無幾。

筆者執筆爲文時，距陳少白仙逝亦已四十九年，因此陳氏一歲至十九歲時的鴻雁影幾幾乎無法捕捉，幸中央黨史會提供一份據說是碩果僅存的「陳少白先生哀思錄」影印本，又承包大律師天放與鄭編輯弼儀兄介紹認識陳少白之公子濯之先生，得陳君口述其先君的若干遺事，筆者再斟酌國父及其他數位與陳少白曾經共事的革命先進的傳記史料有關記載，大致將陳少白這一段青少年期的史實勾畫出一個比較完整的輪廓。

陳少白是清同治八年（一八六九年）七月廿日申時，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外海鄉南華里。他是陳公子橋的第二個孩子。子橋公係新會縣宿儒，爲他取了一個頗富詩意的名字——聞韶。這是出於「孔子在齊聞韶」的典故，筆者猜想這很可能與子橋公當時讀書交友或是生活



上的一件喜悅事件有關；韶樂既盛且美，以「聞韶」二字取名！有迎貞納祥的意味。實際上這第二個孩子的確是一個揚名聲顯父母的孩子，日後果然成爲中華民國開國的元勳，其地位與漢初三傑的張良相彷彿。

陳少白七歲入學時，子橋公又爲他取了一個號，名「夔石」，「夔」是虞舜的一位大臣的名字，傳說其形狀像龍。「石」可能是指「磐石」之意。

這個別「號」，筆者猜想也和「聞韶」這個名字有着某種意義上的關聯，很明顯地可以看出，子橋公對陳少白從小就有着相當大的期許，隱約中視他爲未來國家的棟樑。

在古今中外的偉人傳記中，有着很多神話傳奇的故事記載，如夢太陽入室而生子，鳳凰入庭而懷孕。而孔子降世時庭現麒麟的記載則堂皇列入正史，其後七十二年（西元前四七九年）魯哀公行獵獲麟，正在寫春秋的孔子聞悉此事，擱筆嘆曰，吾道窮矣，卽不復再執筆，而孔子也在那年四月崩逝。

子橋公對他的次子陳少白的取名，初則曰「聞韶」，次則曰「夔石」，從初生之日起，卽期以大任，視爲棟樑，他們父子連心，想必在出生前或出生後有着什麼「異兆」「祥瑞」出現也不一定。只是時間已進入民國，而陳少白又是一位新思想、新頭腦的人物，故而未將